剑胆琴心

红色情报员表殊传奇

胡肇枫 冯月华 吴民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剑胆琴心

红色情报员袁殊传奇

胡肇枫 冯月华 吴民 著

江南社会学院图书馆藏书
10126809

四川人民出版社
1999·成都

（川）新登字 00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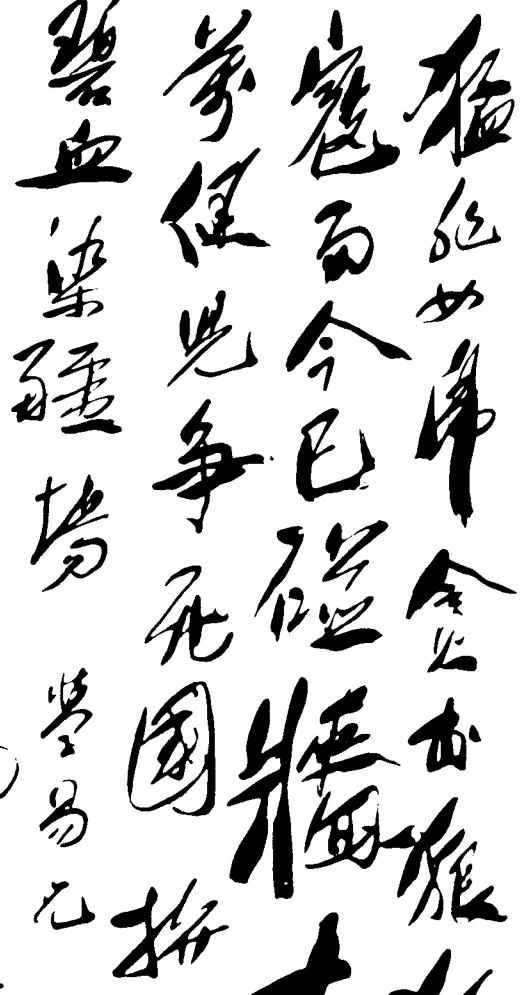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倪进云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技术设计：杨　潮

剑胆琴心
——红色情报员袁殊传奇
胡肇枫　冯月华　吴　民　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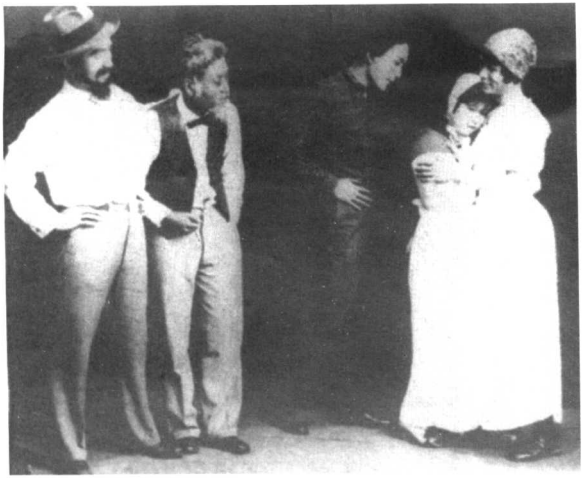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 3 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
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　印张 9.5　插页 6　字数 250 千
1999 年 9 月第 1 版　　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-220-04620-0/K·614　　印数：1-5000 册

定价：18.00 元



郭沫若赠袁殊诗



1929年袁殊（左2）在《狂飙》社演剧部的剧照（右2为王莹）



1936年袁殊于日本东京井之头公园



1934年袁殊（右2）在上海的德舰上采访

1929年冬袁殊（后排右1）在日本东京与上海立达学园留日同学合影





袁殊晚年于北京



袁殊1939年秋于上海宝山路



袁殊1946年于淮阴华中局联络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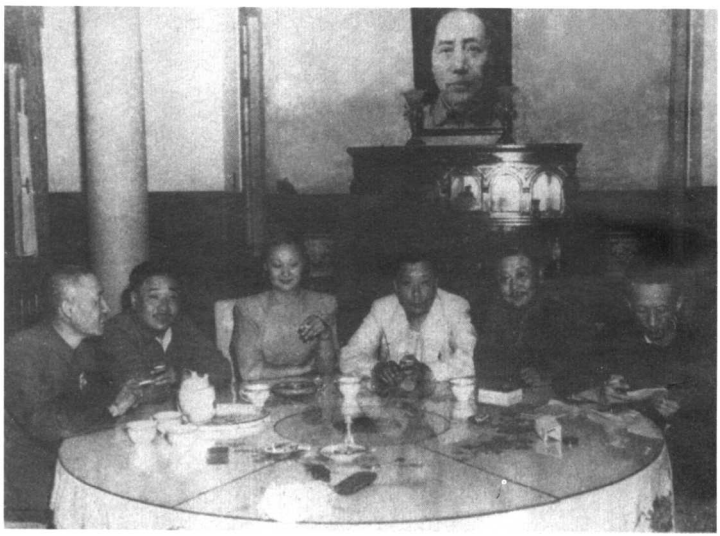


袁殊1948年于大连工委



1984年袁殊（右2）在江南旅游时与儿子曾虎（左1），学生胡肇枫（左2）、梅丹馨（右1）合影

50年代初袁殊（左2）在北京与李克农（右2）、李一氓（右3）等在一起



1931年创刊《文艺新闻》时，赞助人合影（后排右1为袁殊）



目　录

左翼文化人……（1）
无声的上海滩……（1）
一曲“双簧”炸响一颗惊雷……（5）
向左转……（9）
若为自由故……（15）
白俄咖啡馆里的命运转折点……（15）
若为自由故……（21）
灰色小市民……（24）
锋芒初试……（29）
投靠王亚樵……（29）
打入“CC”……（35）
白皮红心……（43）
剑胆琴心……（56）
四重身份……（56）
东京报告……（72）
剑胆琴心……（81）

衷心不悔……（89）
落入诱捕圈套……（89）
从上而下的出卖……（96）
囚徒生涯……（110）
回归……（110）
国破山河在……（116）
被驱逐出日本……（116）
再回潘汉年麾下……（123）
戴笠来访……（128）
军统行动组长……（134）
出生入死……（142）
虹口大火……（142）
香港之行……（149）
爆破“76”号魔窟……（158）
九死一生……（166）
存在就是发展……（176）
软禁……（176）
“落水”……（184）
岩井公馆……（193）
南进情报……（197）
“小三国”……（206）
金蝉脱壳……（206）
风波迭起……（214）
粉墨登场……（223）
“鼹鼠”生涯……（230）
苦心孤诣反“清乡”……（230）

混迹官场…… (240)
牵线搭桥…… (248)
与“狼”共舞…… (259)
复杂的生活…… (259)
孤独的红山茶…… (267)
危险正在逼近…… (276)
“日落”时的周旋 …… (284)
胜利回归…… (290)

后　记…… (298)

左翼文化人

无声的上海滩

民国二十年的上海。四马路上，有一家宁绍帮馆子“杏花楼酒家”。4月里一个傍晚，雨后放晴，街巷暮霭因有薄雾而愈见朦胧，车灯和店铺里的灯光都仿佛带有淡黄光晕，映着酒楼门口出出进进的人群，就像影片里一截画面模糊的镜头。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，这时也长衫飘飘地夹杂在人群里，进了大门径直走向后楼。

这杏花楼酒家共有两进楼宇，中间夹了个小小天井。临街的前楼金碧辉煌，两侧厢房也是精致雅座，而下层是厨房、仓库、老虎灶的后楼，却老旧灰暗，烟熏火燎，不堪入目了。登上楼梯，又是一景，这里是伙计徒工们的集体宿舍，那兼作走廊的木质阳台上晾满了乱七八糟的短衣、裤衩、袜子，一排房门全部上

锁昏暗无人。惟有楼梯口一小间小屋里透出灯光，冯雪峰踱过去一看，是了，房门上有一行加了花边的美术字："文艺新闻社"。

小屋里有说话的声音，冯雪峰便有些犹豫。他是经陈望道介绍来找这个《文艺新闻》社发行人兼主编袁殊的，他需要单独和袁殊交谈，不宜有第三者在场。可是长久逗留在门外更容易引起人们怀疑，他还是举手敲门。

一个圆脸，浓发，笑容带有几分稚气的青年给他开了门。"请问袁社长可在?" "不敢，我就是袁殊。请问先生是——""哦，我是从陈望道先生那里来的，有事请教，可否借一步说话?"袁殊眉宇掀动，他显然悟出了什么，后退一步做着手势说："请进，请坐。请稍候片刻，我马上就来候教。"说着，匆匆和另一个青年低声交谈什么去了。

冯雪峰在落座以前，略略打量一下这个房间。除去两张简陋的双抽斗木桌外，只有墙上挂着一幅俄罗斯油画《九级浪》的印刷复制品，那船破舟沉以后在怒涛之中挣扎求生的海员们疲惫而坚毅的姿容，似乎隐约透露出了这位年轻社长的一点儿什么。油画作者是旧俄画家，印刷复制品却来自日本。室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出这家报社的政治倾向性。

正想着，那另一位青年已匆匆点头告辞，袁殊也端茶走来请教尊姓大名了。听到冯雪峰的名字，他连忙抓住冯雪峰的双手热烈摇撼："雪峰先生，原来是你来了！哎哟！本该是我登门向你求教，可惜一向无缘识荆。这下可好了，我们这份新出世的小报，正想请你多多指点帮助!"说着，又连忙走过去闩上了门。这个机警的动作透露出袁殊对冯雪峰的身份多少有些了解。冯雪峰便微笑道："袁先生，我们都不说客套话了，彼此开门见山好不好？我这次冒昧登门，是来向你打听一个人的下落：殷夫。不

知道你这里有没有他的消息?"

"殷夫?"袁殊沉吟片刻。前年夏天，他参加了《狂飙》社的戏剧活动，和柯仲平、楼适夷、殷夫、塞克等人一道，在上海郊外租了几间平房比邻而居。多少个夜晚，这群年轻的文化人聚集在大胡子柯仲平的屋里海阔天空彻夜神聊，有钱时买酒买花生米、牛肉干，无钱喝白开水自来水，兴致所至无话不谈。谈到动情之处，还齐声吼唱歌曲，或者狂欢跳舞，并把灯光下的各人头影用木炭勾画在墙上留念。门外的世界黑沉沉、冷冰冰，他们那间屋子里却充满了灯光和激情。青春啊青春！一想起那时的情景便会感到温暖的友情，使血液加速升温。于是袁殊略带兴奋地说："去年底我从日本回国，就到处打听过殷夫的下落。好像听说他还在上海，偏偏见不着他的人影。真的，我也很想见到他，却实在抱歉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"

冯雪峰挺直身躯，神情凝重："袁先生，其实我是专程来告诉你，殷夫他已被国民党杀害了"。他用手势阻止了袁殊吃惊地跳起来的冲动："同时遇害的还有柔石，胡也频，李伟森和冯铿。他们是今年 1 月 17 日在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抓走的，2 月 7 日，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有 4 人遭集体枪杀，1 人被活埋了"。

袁殊默不作声，眼神灼灼，厚嘴唇抿得铁紧。他才 20 岁，是中华民国同龄人，也和这个年轻的民国一样经历复杂，苦闷彷徨。他 16 岁参加国民革命，在北伐军中担任过指导员。后来听到蒋介石发动"四·一二"政变，便脱掉军装潜逃上海。一个自己曾经寄予希望的政权忽然露出了血腥屠夫的凶残嘴脸，使袁殊不仅对这个国民党政权，也对其余一切政治势力都采取警惕和批判的态度。他设法筹了一笔款子自费去日本留学，主攻新闻专业。1930 年回国后由新婚的妻子马景星从娘家借来 500 元大洋

办起这份《文艺新闻》。原以为从此可以在精神和思想领域中从事创造性的工作，离开屠夫和血污远一些，未必刽子手会用刺刀蘸着鲜血写文章吧！可是这会儿他又隐隐感觉到：自己可能又错了！独裁者才不管你什么精神领域，什么文化人呢！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，包括才华横溢的殷夫在内的五位青年作家，他们的精神世界和鲜活的生命之躯便一齐淹没在血泊之中了。刽子手硬是用刺刀饱蘸诗人和作家的鲜血，在中国的土地上写下了一篇血腥文章……袁殊好不容易控制住悲愤的心情定了定神，他想冯雪峰绝不可能仅仅为了报告这一消息而来找他，便试探道："雪峰先生，我很难过。不仅仅为了殷夫，也不仅仅为了他们五个殉难者。还因为惨案发生在2月初，现在都已是4月了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怎么中国的新闻界对这么大的惨案居然毫无反响呢？都麻木了?!"

这个问题正是冯雪峰所需要的。他对眼前这个年轻人有了一些信任感。现在可以"摊牌"了。他叹息道："袁先生，问题不在于中国的新闻界是否都已麻木，而在于国民党采取了秘密逮捕，秘密屠杀，严密封锁消息的一整套毒辣手段。许多人还不知情，我们也是费了一些功夫才把事件真相搞清楚的。我也曾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好几家所谓的大报，希望他们披露真相。可是这些商业性报纸不能不顾忌销路和广告营业额。面对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和查封的威胁，他们都不想冒这个风险。所以，今天我不揣冒昧登门向你通报这个消息，其实也是希望袁先生能出面主持正义。但不知贵报愿不愿意刊登，能不能刊登这样的消息?"

袁殊正色道："雪峰先生，我们创办这份小报，初衷便是想为这个半死不活的文化界呐喊几声。所以，不存在愿不愿意刊登这条消息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这份小报也想生存下去，因此怎样

把这条消息发表出来而又叫国民党抓不着辫子，这倒是问题所在。请你容我考虑几分钟，咱们一起想想办法罢。”

袁殊这种既不推诿也不讳言困难的态度，使冯雪峰相当满意。“好”，他说，接过袁殊递过来的烟吸着，便起身走到窗口去，遥望前楼的辉煌灯火和喧嚣人群。一边是庄严的工作，一边是醉生梦死的奢靡，这位早在20年代便以“湖畔派”诗人而著名的冯雪峰，一瞬间竟产生了诗情的冲动。可是不行！此时此刻对于他来说就连诗情也是一份奢侈品，他得集中精神来对付这个几乎无法可想的难题：怎样既能逃避国民党的文网而又披露了他们的血腥罪行……

一支烟快要吸完了，他还没有想出办法来，袁殊却兴奋地走到身旁来了：“雪峰先生！我有个主意，咱们一明一暗来给他们唱一出双簧戏！……”这个年轻人一脸的得意与调皮，简直像个稚气的孩子。

一曲“双簧”炸响一颗惊雷

派驻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科助理干事潘孑农，是一个倜傥风流，喜欢显摆学者风度的人物，一副玳瑁边眼镜便成了他的必备之物，虽然他的视力相当正常。他奉命分管《文艺新闻》这份新近冒出来的小报，也早已花些功夫调查了袁殊其人的背景。其实这个二十郎当年纪的小伙子，早已在国民党中宣部的特种卷宗里备了案。就在去年夏天，袁殊曾参加上海联合剧社到南京公演，演出引起了轰动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对他们优礼有加，为他们召开了招待会。那窗明几净的大厅里，衣冠楚楚的人

物济济一堂，冠冕堂皇的欢迎词，加上花束、茶点，一切应有尽有。轮到剧团致答辞时，大家推举负责联络工作的袁殊讲话，他竟当着和尚大骂秃驴，以十分激烈的言词攻击文化界的黑暗，国民党官僚的腐败，满口“党棍”，“新军阀”，“兵连祸接民不聊生”……搞得兖兖诸公面面相觑，几乎下不了台。那时国民党当局便曾考虑下手逮捕他，但是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惠充当了“保护伞”，为他求情说：“袁殊是我们党的老同志的孩子嘛！小孩儿信口胡说几句，不必和他计较！”再一打听，原来袁殊的父亲袁晓岚，和方觉惠是同乡、老友，两人早年曾一道追随孙中山，在同盟会中从事反清斗争。因有这层关系，袁殊便成了一名虽曾“立案”但却不便追究的人物。如今这小子又捣鼓出了一份什么《文艺新闻》，因是周刊，潘孑农便每周去一趟杏花楼酒家的后楼，笑容可掬地找袁殊谈谈上一期的内容，问问下一期的打算，看看这个小小编辑部里的动向。应该说他很卖力，“抓”得挺紧。在这份小报3月中旬出版的创刊号上，袁殊于发刊词中宣称他的办报宗旨是“集纳主义”，即不偏不倚，兼收并蓄。潘孑农知道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学观点，他相信袁殊这小子无非是在赶时髦。再一看，果然这份小报上既有左翼文章，也有上海市党部监委朱某鼓吹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大作，左中右各方的观点果真在这张报纸上被“集纳”在一起。所以，待到第三期《文艺新闻》在头版醒目的位置上，冒出一篇题为《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》的“读者来信”，内容为查询柔石等五位作家的下落时，潘孑农还没有把它当一回事。他当然知道柔石等五位作家早已下了“地狱”，也知道社会上已传播着风言风语，那么，在这份自由主义小报上冒出一封读者来信查询他们的下落，简直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他相信像这类极机密的消息，他和同事们布下的

大网一向兜得紧紧的，“滴水不漏”，刊登“读者来信”“查询”也无用，不过他既然干的是这么一件差事，当然应当留意一下写信的“读者”是谁。这封信署名“蓝布”，潘子农咧嘴一笑：“蓝布大褂”，一个穷酸知识分子罢了！这一类人物因为生活窘迫当然容易左倾，他简直懒得追究。

第四期平安无事。谁知到了第五期，又是头版，赫然刊出了《呜呼！死者已矣!》的大标题，下面又是两封“读者来信”，详细公布了左翼五作家被秘密逮捕，秘密关押，秘密枪决的情形，有些细节就连潘子农也是初次听说。袁殊写的《编者按》，则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：“彼等之死因，系由于左翼文艺运动，是诚开中国文艺史纪录之大事矣!”这一下潘子农慌了神，立即驱车来到四马路，他必须尽快搞清楚这两名“读者”是谁？住在哪里？剩下来的事情就可以由“武装同志”去干，而不必弄脏他自己的手了。

袁殊像对待老朋友似的亲切，随便招呼潘子农入坐奉茶，又主动请问他对本期《文艺新闻》有何见教？潘子农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袁先生，你在这一期上甩了两颗重磅炸弹啊！好像各方面反响不小啊!”“是啊”袁殊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兴奋：“今天又有两家日报摘要转载，还有几家外国通讯社也表示要翻译和报导这条消息。我们这份小报总算打响了，这都得感谢潘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和指导啊!”潘子农一愣，连忙撇清自己：“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这样说啊！这两封信我可是事前毫无所知，我还在奇怪写信的人怎么会对此事了如指掌，倒像是他们亲眼目睹似的。袁先生，可能是你用生花妙笔给这两封信作了艺术加工罢?”袁殊哈哈一笑：“我可不敢掠人之美！不信你可以核对原稿，潘先生，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加减。”说着，便拉开抽斗动手翻捡。